



# 我和我的父辈

李 晓

老家乡下的堂伯,是我父辈,他是我爸的堂哥,长我爸5岁。堂伯与我爸,是同一个爷爷,我没见过曾祖父。

有天晚上,在灰白色的梦境里,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在山上放下担子,走过来,气喘着对我说:“给我一碗水喝,我渴。”我递给他一个土碗,指了指旁边一口老井说:“那儿,有水。”这个老头儿舀起水,一仰脖子喝掉了,白胡子上沾满了水。老头儿放下碗说:“我就是你曾祖父。”梦醒来,我难以入眠,走到窗前,江面铁路大桥上,一列夜行火车驶过。

后来,我把梦境里见过的这个老头儿长相告诉堂伯。堂伯猛地一拍大腿说:“就是,就是,他就是你曾祖父的样子,他来给你投梦了。”

19岁那年,我去一个小镇单位工作。堂伯时常担来乡下的新鲜蔬菜瓜果,晨曦中,佝偻着腰的堂伯担着担子咿咿呀呀穿过山道弯弯,如《西游记》里寡言勤劳的沙僧身影。一个憨憨老南瓜,半个身子扑满了白粉,忍不住浮现起堂伯的半头白发,土藕上露出的几个洞眼,浮现起堂伯那有鼻毛伸出来的鼻孔。我怪异的想象来自于堂伯匍匐了一辈子的土地,这些来自土地上的食物,都浸透了堂伯的心血汗水,还有他疲惫劳作后粗重的喘息。

有一年秋天,堂伯从乡下用稻草捆绑了两只鸡、两只鸭来到小城,他鬼鬼祟祟地进了我办公室,把门掩上。堂伯在我耳边低语说:“中秋了,侄儿你得给他们表示一下,自己才有进展。”堂伯说的他们,指的是我单位领导。我哈哈大笑道:“伯啊,用不着,用不着。”堂伯一声长叹:“你哎,就是不懂,难怪还不见动静。”中午,堂伯没吃饭,就闷闷不乐走了。我追着去给他钱,他忿忿说:“要你啥钱。”

堂伯75岁那年夏天,在他的坚持下,我和他从老家山顶的机场乘飞机去了一趟北京。这趟北京之行,堂伯责任重大。我那堂伯母的一个侄儿在北京一家出版社任编辑,堂伯知道我自费出版一本书需要好几万元,听那侄儿回来说过由出版社出版,书不愁销路,还有一笔版税。我知道自己那些情绪化的文字很小众,由出版社掏钱出版不可能,但堂伯执意要帮这个忙。堂伯拍响了桌子对伯母说:“要是他不帮,我就不认他这个侄儿。”那人联系我,说把书稿用邮件发过去看看。堂伯说:“不行,我们亲自去找他。”

在北京,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匆匆浏览了我打印的作品后,摇摇头说:“你写的这种东西不行,现在审查严格,出版社也要考虑经济效益。”堂伯很生气,大声问那侄儿说:“你的意思是这个

忙帮不了啦?”那人肯定地点点头。

感到委屈的堂伯抱着头,腿脚软软地蹲在出版社办公室走廊,半晌后才抬起头,眼里有老泪浮动。堂伯低声问我:“侄儿,你没日没夜写的那些东西真没几个人看?”我点点头说:“伯啊,是的,不像你种的粮食,每个人都爱吃。”堂伯的声音几乎是哽咽了:“侄儿……你看你的头发哟,也白了不少,你那样写又何苦哎。”

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倾斜着身子的堂伯高一脚低一脚找不到节拍,显然和他走在老家田埂上那样自信满满完全不一样。我和堂伯坐火车回来,堂伯趴在窗口,目光发呆地望着窗外飞逝而过的景物,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侄儿啊,你还是要写下去,我们李家啊,还是要有个秀才才行。”堂伯还说,侄儿,你下一次出书,我来买500本,老家村子里一户一本,我免费送给他们,村里现在像我这种文盲也不多了。

堂伯82岁那年患肺癌去世,葬在老家山梁下。3年后,堂伯母随堂哥到城里居住。

有天,我去看望堂伯母,她满头白发如耀眼蚕丝。堂伯母在城里睡的那张雕花老床,还是她和堂伯抵足而眠的几十年婚床。堂伯母对我说:“你那伯啊,临死前还在问,你啥时候再出书,嘱咐我把买书的钱准备好。”

## 神滩晚读

## 乡下的老父亲

李胜利

老父亲今年七十八了。身体硬朗,说话声响,步子稳健,笑声呵呵,这都是父亲在乡村长年劳作的功劳。

父亲性格开朗,种地只为乐趣,每天伺弄着几分菜地,像对待孩子一样,春播良种,夏日耕耘,秋果成熟,瓜熟蒂落。

天刚放亮,父亲兴致勃勃地扛着锄头去菜地,披着早晨的阳光。中午时分,从田里归来,洗把脸,泡壶绿茶,坐在院中瓜架子下,吃一口绿茸茸的嫩黄瓜,喝一口绿茶,摇着手中的扇子,乐滋滋地看远山,想自己的陈年往事。这一刻,他忘却了劳作的累乏,生活的艰辛。

下午,父亲会提上一壶水,慢悠悠地朝田里走去,他要再和自己的菜蔬处一会。父亲温柔地摆弄豆角,又给心爱的茄子锄了草,再给红红的南瓜藤,抬头望到绿油油的大葱,父亲舒心地笑了。

夏日傍晚,乏倦的父亲回到家中,吃过母亲做的丰盛晚餐,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南瓜烧大葱。都是自己地里劳作的,都是父亲汗水得来的。吃在嘴里,甜在心头,乐在眉梢。

晚饭后,父亲拿上小凳子,手摇扇子,哼着只有自己能听得懂的歌曲,一步三摇地朝村头打麦场走去。坐在凉风习习的打麦场上,父亲望着星星,开始说书:话说三皇五帝,古时候,从前的从前。

打麦场上还有知音,几位老伙伴不厌其烦地听父亲讲了好多遍的书。老哥几个其实不在听书,而是在打发时光,叹息如今老了老了。

乡下的父亲,粗门大嗓,心无城府,爱得坦荡,恨得张扬。春耕秋收不违天时,日出日落恪守本分,耕种时快快乐乐,收获时喜气洋洋。

这就是父亲的幸福,父亲纯净而朴实的幸福。我常常怀念农村的父亲,怀念他给予我生命中最纯洁的时光。

### 秋

### 的

### 记

### 忆

(外一首)

胡巨勇

从外婆的蒲扇里出走,西风  
 捧出天凉水瘦  
 抡几竿笑声,姐姐就敲落了  
 青枣树上的蝉鸣  
 把雁影弯成一把镰刀,父亲  
 收获着满仓的瓜果飘香  
 有桂香的味道,铺满  
 我童年的梦  
 蟋蟀用歌唱,把母亲  
 灯下缝补的身影  
 擦亮得越来越清晰

秋天的纺织娘

季节风情的领颂者  
 秋夜舞台的主角

院前窗下弹琴  
 树荫草丛鼓瑟

没有蝉鸣聒噪  
 没有蛙声喧闹  
 纺织娘,这  
 乡村的民间歌手  
 快乐时,就把  
 夜色唱成清风明月词  
 忧愁时,就把  
 月辉吟成秋花流水调  
 平仄的韵律  
 临摹着家园的温馨  
 浓浓的乡音  
 夜夜在游子的梦里  
 织夜半的月结霜  
 织乡愁的露白头



一叶知秋

李陶 摄

## 遗 失 声 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 邵阳市双清区偕进小学于2021年10月13日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据一份(学杂费)一式三联,票据编码:00060777,票据号码:湘财专字(2021)No01519406,声明作废。